州:扬州大学,2020.
[19] Yorkston K M, Bourgeois M S, Baylor C R. Communication and aging[J]. Phys Med Rehabil Clin N Am, 2010,21(2):309-319.
[20] 陈英敏.社区护理服务中老年人沟通障碍原因分析与对策[J].世界最新医学信息文摘,2017,17(47):245-246.
[21] 李扬,李振华,张扬.失能老年人及探访家属对老年护理医院照护体验与需求的质性研究[J].中国初级卫生保健,2022,36(7):112-115.
[22] Almeida S N, Elliott R, Silva E R, et al. Fear of cancer recurrence:a qualitative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synthesis of patients' experiences[J]. Clin Psychol Rev, 2019,68:13-24.
[23] 王晓松,吕晓凡,刘梦姣,等.怀旧-认知行为干预对老年人抑郁症状和认知功能的影响[J].护理学杂志,2016,31(7):5-8.
[24] 赵金月.社交活动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研究[D].大连:东北财经大学,2019.
[25] 谭文静,陈功.中国老年人视力功能、听力功能与认知功能的关系:基于抑郁状况和社交活动的中介作用分析[J].人口与发展,2020,26(2):70-78.
[26] 闫伟,何梦娇,路云,等.基于CLHLS的我国老年人失能现状及其影响因素研究[J].护理研究,2021,35(10):1807-1811.
[27] Zhou G, Wang Y, Yu X. Direct and indirect effects of family functioning on loneliness of elderly Chinese individuals[J]. Curr Psychol,2018,37(1):295-301.
[28] 王二娇,白玺,肖树芹,等.日本失能老年人恢复自立照护的介绍及启示[J].中华护理杂志,2023,58(3):380-384.

(本文编辑　赵梅珍)

老年人未来照顾准备的概念分析

李叙瑛,钮恺怡,孟鑫启,朴龙范

摘要:目的 对老年人未来照顾准备进行概念分析,阐明老年人未来照顾准备的概念内涵。**方法** 系统检索中国知网、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维普网、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服务系统、PubMed、Web of Science、Cochrane Library、Embase数据库中与老年人未来照顾准备相关的文献,最终纳入40篇文献。采用Walker和Avant概念分析法对老年人未来照顾准备进行深入分析。**结果** 老年人未来照顾准备涉及3个定义属性,即未来的照顾需求、预先进行老龄化相关准备、动态调整照顾策略;前因包括个人因素、家庭因素、社会文化因素;后果包括个人层面、家庭层面及社会层面的影响。**结论** 老年人未来照顾准备是一个多维度、复杂的概念,涵盖多个概念属性,也受多种因素影响。对老年人未来照顾准备进行概念分析,使护理人员清晰了解老年人未来照顾准备的概念及本质,进而为相关理论研究和测评量表的研发提供参考。

关键词:老年人;　长期照护;　未来照顾准备;　影响因素;　概念分析;　照顾需求;　预先准备;　人口老龄化
中图分类号:R47;R592　**DOI:**10.3870/j.issn.1001-4152.2025.17.104

Conceptual analysis of future care preparation for the elderly

Li Xuying, Niu Kaiyi, Meng Xinqi, Piao Longfan. Nursing School, Yanbian University, Yanji 13300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conduct a conceptual analysis of future care preparation for the elderly and clarify the conceptual connotation of future care preparation for the elderly. **Methods** We systematically searched the China Na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 (CNKI), Wanfang Data, VIP, SinoMed, PubMed, Web of Science, Cochrane Library, Embase, and other databases for literature related to older adults' preparedness for future care. A total of 40 articles were ultimately included. Walker and Avant concept analysis methods were used to conduct in-depth analysis of future care preparation for the elderly. **Results** The future care preparation for the elderly involved three defining attributes, namely, future care needs, preemptive preparation for aging-related issues, and dynamically adjusting of care strategies. The antecedents included personal factors, family factors, and socio-cultural factors. The consequences included personal, family, and societal impacts. **Conclusion** Future care preparation for the elderly is a multidimensional and complex concept that encompasses multiple conceptual attributes and is also influenced by multiple factors. The concept analysis of older adults' preparedness for future care helped nursing staff clearly understand the concept and essence of this preparedness, thereby providing a reference for related theoretical research and the development of assessment scales.

Keywords: elderly people; long-term care; future care preparation; influencing factors; concept analysis; care needs; advance preparation; population aging

人口老龄化已成全球趋势,我国老年人口规模大,增速快,老龄化问题日益严峻,老年人健康问题成为公共卫生领域的核心议题[1-2]。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为2.64亿,占总人口的18.7%[3]。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常伴有

作者单位:延边大学护理学院(吉林 延吉,133000)
通信作者:朴龙范,0000005524@ybu.edu.cn
李叙瑛:女,硕士在读,学生,1369399591@qq.com
科研项目:延边大学博士启动基金资助项目(延大博启 202114)
收稿:2025-06-15;修回:2025-07-21

认知、运动、感官功能下降和患各种慢性病等健康问题[4]，而老年人个体、家庭乃至社会对养老照顾的准备及应对相对不足，最终会导致养老照顾负担异常沉重[5]。未来照顾准备(Preparation for Future Care)这一概念源于国外，是指个体或家庭为未来可能出现的老年照护需求而进行的一系列认知、信息收集及沟通活动，是一个涉及多阶段和多因素的复杂过程[6]。对老年人未来照顾准备进行测量能帮助老年人在面临健康挑战时更好地管理自己的生活，减少对他人的依赖，并确保在需要时能够获得适当的护理资源[7]。因此，前瞻性启动养老准备及应对行为，缓解养老照顾负担对促进成功老龄化至关重要。目前，对老年人未来照顾准备的概念有待明晰，因此，本研究采用 Walker 与 Avant 的概念分析方法[8]，系统梳理老年人未来照顾准备的定义、属性、前因后果及典型案例，旨在明晰其核心内涵与理论边界，为临床护理人员及研究者更好地识别老年人未来照顾准备情况，制订针对性的干预措施，提升老年人群生活质量及减轻社会照护负担，推动成功老龄化发展。

1 资料与方法

1.1 文献检索 中文检索词为：老年人、老人，未来，照顾，准备，未来照顾准备，长期照护，检索中国知网、维普网、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和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服务系统。英文检索词为：aged，older，elderly，elderly people，old people，older adults；future，forecasting，prediction *，futurolog *，care，preparate，preparation，preparative，preparation for future care，future care preparation，long-term care，检索 PubMed、Web of Science、Embase、CINAHL 数据库。并通过阅读相关研究的参考文献扩展检索范围，将检索时间限定为建库至 2025 年 5 月。英文检索式以 PubMed 为例：

#1 aged [tiab] OR older [tiab] OR elderly [tiab] OR elder * people [tiab] OR old people [tiab]) OR "geriatric *" [tiab] OR "senior *" [tiab] OR older adult * [tiab]

#2 (future [tiab] OR forecasting [tiab] OR predic * [tiab] OR futurolog * [tiab]) AND care [tiab]

#3 care [tiab] OR prepar * [tiab] OR preparation [tiab] OR preparative [tiab] OR preparation for future care [tiab] OR future care preparation [tiab] OR long-term care [tiab]

#4 #1 AND (#2 OR #3)

1.2 文献的纳入排除标准及筛选流程 纳入标准：研究对象为老年人；涉及未来照顾准备相关概念内涵、定义属性、前置因素及后果的文献。排除标准：与主题无关、重复发表、不能获取全文的文献。由 2 名研究者独立进行文献筛选，若意见不统一，通过与第 3 名研究者讨论，达成一致。根据纳入标准，本研究共检索出 3 176 篇文献，经去重、阅读题目及摘要后保留 1 723 篇，阅读全文后排除不符合要求的文献 373 篇。最终阅读全文后纳入 40 篇文献，其中中文文献 9 篇，英文文献 31 篇。文献筛选流程图，见附件 1。

1.3 文献分析 本研究采用 Walker 和 Avant 概念分析模型[8]深入分析老年人未来照顾准备的概念框架，该方法由 8 个步骤组成。①选定概念；②明确分析目的，避免在护理理论和研究中对概念的不准确使用；③确定概念在文献中的应用；④明确未来照顾准备的定义属性，辨析相关概念；⑤构建范例；⑥构建临界或相反案例；⑦分析概念的前置因素和后果；⑧描述现有的测量指标和工具。

2 结果

2.1 确认概念

2.1.1 照顾的解释 《现代汉语词典(第 7 版)》将照顾定义为"关心并照料"，指对他人的生活、健康或需求给予关注和帮助。《牛津词典(第 10 版)》照顾的英文为"caregiving"，指为了满足他人因疾病、失能或老龄化而产生的生理、心理或社会需求，所提供的持续性、计划性支持。

2.1.2 未来照顾准备的解释 Pinquart 等[9]认为，未来照顾准备一词可定义为"未来护理需求"(Preparation for Future Care Needs)，即在未来个体在失能情况下，对生活照护、心理支持或临终关怀等服务的综合需求。

2.2 未来照顾准备在文献中的应用 未来照顾准备英文为"Preparation for Future Care"，在中文语境下还可以翻译成未来护理准备、未来照护准备。未来照顾准备这一概念最早在 2000 年由 Sörensen 等[10]提出，首次将其定义为老年人为了应对未来可能需要的护理和帮助而采取的一系列活动。2002 年，Pinquart 等[9]探讨了老年人对未来护理需求的准备活动，包括对未来护理需求的认识、收集信息、决定偏好、具体规划 4 个方面，这些活动对心理结果产生影响。2004 年，Friedemann 等[11]认为这一概念涵盖了财务、健康与功能能力以及社会与环境这 3 个主要规划领域，将未来照顾准备定义为"为应对未来因功能能力下降而可能需要日常生活帮助所做的准备工作"。2008 年，Sörensen 等[12]进一步完善其定义，认为未来照顾准备包含对未来健康和护理的认知活动，包含健康认识、健康规划行为、规划信念 3 个方面。2009 年，Fowler 等[6]在对未来照护准备态度研究中，认为未来照顾准备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不仅包括对未来的思考和决策，还涉及个人和社会资源的利用以及情感反应。2021 年，Yun 等[13]将老年人未来照顾准备定义为个体对自身未来照顾需求的自我感知准备程度，

包括对未来照顾需求的一般意识、收集相关信息、对护理偏好的决策、具体规划以及对护理规划的非回避行为。国内关于老年人未来照顾准备的研究近年来逐渐增加，但仍处于探索阶段。2024 年，席新学等[5]概括了老年人未来照顾准备的两个视角：内容论（准备什么）和过程论（如何准备）。尽管不同学者对概念的发展进行了广泛讨论，但缺乏对老年人未来照顾准备这一概念的心理、行为、认知、情感、资源规划等多个方面以及对“准备内容”和“准备过程”两种视角的概念整合。

2.3　概念属性

定义属性是指概念的关键特征、元素或组成部分，有助于更准确、深刻地理解概念，避免与其他相似概念混淆[14]。通过文献阅读与分析，从以下 3 个方面对老年人未来照顾准备的概念属性进行说明。

2.3.1　未来的照顾需求　未来照顾需求是指老年人在面对随着年龄增长可能出现的健康问题、日常生活活动能力下降或其他脆弱性状况时，对于未来可能需要的帮助或照顾服务的需求[15]。研究表明，随着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健康问题，未来老年人的长期照顾需求将显著增加[16]。对未来照顾需求的增加促使老年人主动去对未来照顾进行规划，这不仅增强个体对生命历程的掌控感，也能激发老年人主动参与未来规划的积极性[17]。

2.3.2　预先进行老龄化相关准备　老龄化相关准备指个体应对与年龄相关的生活挑战而进行的一系列思考和行动，通常从意识到与年龄相关的变化或退休的预期开始[7]。老年人在对照顾需求进行准备时会面临诸多困难和挑战，包括照顾需求的认识、信息收集、决策偏好、具体规划和资源利用等[9]。老年人未来照顾准备具有预先性，提前做好规划和准备，不仅可以增强老年人的意识和认知、促进规划与决策、提升应对能力与心理韧性，还可以促进家庭沟通与支持、改善照顾质量与福祉[7]。

2.3.3　动态调整照顾策略　研究表明，老年人的照顾需求是动态变化的，并随健康状态、家庭支持及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变化[18]。动态调整照顾策略是指在照顾准备过程中，根据老年人的实时需求和状况，灵活调整和优化照顾策略[19]。通过综合考虑家庭照顾能力、老年人自身需求、服务可用性和质量以及政策和社会支持等因素，及时调整老年人的照顾策略，可以更有效地应对老龄化带来的挑战[20]。

2.4　相关概念辨析

2.4.1　预先护理计划　预先护理计划（Advance Care Planning，ACP）是一种人们无论是在健康还是患病状态下，为自己将来不可预期的危急状态下，以文本方式告知医务人员及亲属自己的医疗处置方式标[21-22]。ACP 侧重于在个体具有决策能力时，明确其未来治疗和护理计划，并确保这些偏好在将来得到执行，而未来照顾准备不仅包含准备计划，还涉及实际的照顾过程。从定义上看，ACP 强调患者主动规划医疗意愿的行动路径，而未来照顾准备侧重于结果状态，是对行动路径的保障体系。在与医疗人员深度沟通下，患者将生命价值观转化为具体医疗指示（如预立遗嘱、指定代理人），这些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书构成未来照顾准备的核心内容，能够确保在失能阶段严格遵循决策路径，实现对生命尊严的守护。

2.4.2　缓和医疗计划　缓和医疗计划，又称姑息治疗（Palliative Care，PC）在患者意识清醒时，对未来的医疗护理（如临终关怀等）提出明确意愿，确保在失去决策能力时依旧能按照自己的意愿接受治疗，预先表达治疗选择权及确保意愿延续[23]。姑息治疗是以提高患者生活质量为主的全方位照护模式，而未来照顾准备是其关键组成部分。前者是通过心理支持、开放式沟通、共同决策及症状管理，使患者在意识清醒时系统梳理治疗目标、明确临终偏好，并将这些自主意愿转化为预立医疗指示。这将对老年人不仅提供有效治疗，也能实现生命末程的尊重与安宁，二者共同构成以患者意愿为主的连续性关怀体系。

2.5　构建相关案例

Walker 和 Avant 概念分析法允许在某些情况下由分析人员构建案例[14]。在确定老年人未来照顾准备的定义属性后，通过构建典型案例实证此概念属性。

2.5.1　典型案例　张先生，现年 68 岁，退休前是一名工程师，与妻子李女士共同生活。张先生和李女士子女均已成家立业并居住在国外。随着年龄的增长，张先生的健康状况逐渐出现一些问题，日常生活自理能力有所下降。李女士虽然身体相对健康，但也已步入老年，对照顾张先生感到越来越力不从心（未来的照顾需求）。因此，张先生和李女士定期参加社区组织的健康检查，进行了财务规划，并对家中进行了适老化改造，如安装扶手、防滑地板、紧急呼叫系统等，以提高居住安全性和便利性（预先进行老龄化相关准备）。随着照顾需求的不断变化，他们动态调整照顾策略，从依靠彼此到雇佣家政服务人员，再到最终选择养老院，每一步都体现了对张先生健康状况和生活质量的充分考虑（动态调整照顾策略）。

2.5.2　相反案例　王奶奶，现年 82 岁，独居在老旧小区。两个女儿定居外地，平时忙于事业。王奶奶年轻时身体硬朗，但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出现了多种慢性疾病，她的日常生活自理能力显著下降（照顾需求增加）。王奶奶一直认为自己身体还算硬朗，对定期健康检查不够重视，导致慢性疾病未能得到及时有效的管理，居住的老旧小区没有电梯，对她来说上下楼极为困难（预先进行老龄化相关准备的缺失）。早期，王奶奶的身体情况没有及时告诉女儿，也没有及时寻求医生，随着身体情况的恶化，她开始意识到需

要照顾，但此时已经错过了最佳干预时机（动态调整照顾策略的滞后）。

2.6 未来照顾准备的前置因素

前置因素是概念形成所必须具备的前提条件。本研究将老年人未来照顾准备的前置因素归纳为个人因素、家庭因素、社会文化因素。

2.6.1 个人因素 包括健康状况[24]、人格特质[25]、教育水平[26]、经济条件[27]等。研究发现，年龄和性别是预测老年人健康状态的重要因素[24]，随着年龄增长，失能比例增高，女性失能率高于男性，健康状态较差的老年人对未来照顾的需求更为紧迫。人格特质包括了未来时间取向、目标取向、处置性乐观、自我效能感及衰老焦虑等，人格特质与个人对未来照顾的需求感知及准备行为有关，不同的人格特质产生的影响不同[25-28]。教育水平较高的老年人更具有思考和执行未来照顾计划的准备，对未来照顾准备的认知和行动具有积极作用[26]。经济支持是老年人未来照顾计划能否实现并持续的关键资源[27]，在经济不平等环境下，老年家庭往往面临着经济压力与不确定性，部分家庭可能缺乏足够的经济支持来承担长期护理，这将使老年人未来照顾准备计划难以持续推进[29]。

2.6.2 家庭因素 包括家庭成员健康状况[30]、经济支持与财务规划[31]、照顾者责任[32]、家庭沟通[33]等。家庭成员的健康状况会影响老年人对未来照顾的规划和态度，一些老年人认为自己或家庭健康状况良好，不需要为未来照顾做准备[30]。家庭的经济状况直接影响老年人未来照顾准备的可行性和质量，家庭成员与老年人共同进行财务规划，可以确保在未来照顾需求出现时，有足够的资金支持[31]。家庭成员作为潜在的照顾者，其准备程度和应对能力直接影响老年人的照顾质量，合理分担照顾责任有助于为老年人创造稳定持续的照顾环境[32]。开放和有效的家庭沟通能够促进信息共享和问题的及时发现，有助于形成共识，合理制定未来照顾计划[33]。

2.6.3 社会文化因素 包括社会支持[31]、宗教信仰[34]等。研究表明，较高的社会支持评分与更高的规划行为评分相关[31]。社会支持网络包括邻居、朋友和社区组织等，可以为老年人提供实际帮助和情感支持。宗教信仰为老年人应对生活中不确定性和挑战提供了精神上的寄托和安慰，但可能影响老年人对未来照顾规划的态度，使他们更倾向于接受命运的安排，而不是主动寻求改变[34]。

2.7 未来照顾准备的后果

2.7.1 个人层面 老年人参与未来照顾准备计划有助于缓解心理负担，通过主动规划，个体将模糊的护理焦虑转化为可控目标，增强对自身健康的决策信心，助于提升自我效能感，从而改善焦虑、抑郁等心理压力[35]。未来照顾准备过程能使老年人增强社会参与感。一般是由家庭协商、社区资源等联合互动。在规划过程中，能够带动老年人共同参与护理方案或协助老年人构建社会支持网络，有助于老年人实现从“被动依赖者”转向“积极规划者”的角色重构。社会参与不仅延缓社交退缩，更通过归属感能够促进整体生活满意度[36]。

2.7.2 家庭层面 通过提前规划未来照顾准备，对家庭有助于缓解潜在压力（如经济层面、责任分工层面等）[31]。家庭成员在共同参与预案制订过程中，能够明确医疗决策代理人或照护者角色，能减少突发危急情况下角色冲突或决策迟滞，同时能够进一步构建对衰老与疾病的认知，从而降低焦虑水平、减轻照顾者的心理负担[32-33]。

2.7.3 社会层面 伴随着老龄人口的加剧，应支持老年人对未来照顾进行提前规划和准备，通过相关信息支持、健康教育宣教及开展实践活动等方式推动健康老龄化[37]。促进老年人对未来照顾准备，有利于老年人积极通过医疗资源的支持，定期体检能早期发现慢性病等问题，并结合个性化的健康管理方案，有助于降低失能风险[38]。这不仅缓解家庭照顾者的负担，更能让老年人有自主生活能力，提升晚年生命质量。

2.8 未来照顾准备的测评工具

2.8.1 未来照顾需求准备量表（Preparation for Future Care Needs，PFCN） 该量表由 Sörensen 等[18] 2001 年开发，用于评估老年人对未来照护需求的准备情况。量表包含 62 个条目，分为态度、准备过程、计划内容 3 个维度，每个维度包含独立计分的分量表：准备态度量表（Attitudes Scale）、准备过程量表（Preparation Process Scale）、计划内容清单（Planning Content Checklist）。准备态度量表和准备过程量表采用 Likert 5 级评分法，每个条目的选项范围从“完全不认同”到“完全认同”。对于计划内容清单的评估采用 4 级评分，1 级代表“不需要此项计划内容”；2 级代表“需要此项计划内容，但不知如何实现”；3 级代表“已制订具体的实施方法”；4 级代表“已采取了实际的准备行动”，以 3～4 级条目占比为指标，百分比越高表明计划越具体。各子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 0.61～0.95。该问卷条目数量较多，采用自评方式，具有一定主观性，其适用性有待检验。

2.8.2 未来照顾准备量表（Preparation for Future Care，PFC） 2017 年，Sörensen 等[39] 基于 PFCN 中准备过程量表开发了 PFC-15 和 PFC-5 两个简版测量工具，以便在流行病学研究、医疗、心理学和社会实践中测量老年人未来照顾准备情况。原量表包含 29 个条目，涵盖意识、信息收集、决策制定、具体规划和避免照护规划 5 个维度。通过探索性和验证性因子分析，从原始量表中选出 15 个项目组成 PFC-15，并进一步开发出包含 5 个项目的 PFC-5。采用 Likert 5 点评分，由 1～5 分别对应“完全不认同”到“完全认

同”，评分越高说明个体对未来健康照顾水平越好。PFC-15 各维度的 Cronbach′s α 系数 0.70～0.81，PFC-5 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71。2019 年，Allen 等[40]针对美国南部非洲裔美国人，对 PFC 进行了文化敏感性适应和检验，研究表明，通过语言修改和增加文化敏感性，可以提高量表的有效性和可靠性。2022 年，香港学者 Bai 等[36]汉化 PFC-5 和 PFC-15 并在香港特区 862 名≥60 岁社区老年人中进行信效度检验。该测量工具基于自我报告形式，具有一定主观性，在不同文化背景和照顾群体下的适用性有待检验。

2.9　老年人未来照顾准备的概念框架　综上所述，本研究将老年人未来照顾准备定义为：指个体或家庭在健康状态下预先准备、规划未来可能出现的危机状况，通过未来照顾需求、预先进行老龄化相关准备及动态调整照顾策略等措施应对老年人功能衰退风险，其后果涉及个人层面、家庭层面及社会层面等，实现推动健康老龄化的目标。其概念框架见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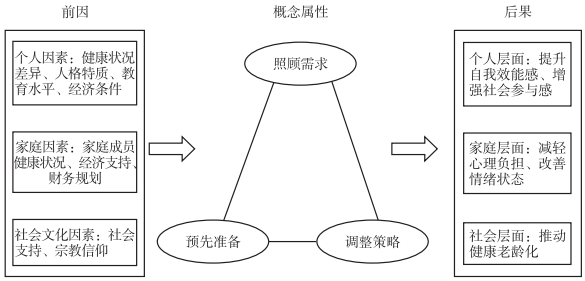

图 1　老年人未来照顾准备的概念框架

3　小结

本研究应用 Walker 和 Avant 概念分析法，进一步明确了老年人未来照顾准备概念，使护理人员清晰了解未来照顾准备的概念，为进一步推动老年人未来照顾准备相关研究提供理论依据与实践指导。老年人未来照顾准备是指老年人为应对未来可能产生的照顾需求，预先进行相关准备，并在实际老龄化过程中根据需求变化动态调整照顾策略的过程。

目前，国内关于此领域的研究正处于起步阶段，以综述、现状调查研究为主，干预性、机制探讨、质性研究较少，缺少成熟的理论框架和测评工具。测量工具主要是以自评形式进行，且忽视了客观的实验室检查指标在反映老年人未来照顾准备水平方面的重要作用。国外的测量工具在我国文化背景下，对老年人未来照顾准备的量化测量受到孝道文化、独生子女政策等影响。此外，保障老年人在决策、行动和生活方式选择上的自由与独立，维护老年人自主性对有效准备和适应未来照顾需求至关重要。因此，未来研究应关注老年人未来照顾准备水平的动态性，探讨不同阶段照顾准备演变趋势及其影响，开发与本国文化相适应的评估工具，关注老年人照顾准备过程中的自主性，设计和评估针对中国老年人特点的干预措施，进而提升老年人的健康结局，推动成功老龄化。

附件 1：文献筛选流程图，请用微信扫描二维码查看。

参考文献：

[1] 李建伟，王炳文. 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结构性演变趋势与影响[J]. 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21，35(6)：1-19.

[2] 史文欣，景丽伟，刘志，等. 老龄化对医疗服务体系的挑战及对策研究[J]. 卫生经济研究，2022，39(7)：18-20.

[3] 国家统计局，国务院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第四号)：人口性别构成情况[J]. 中国统计，2021(5)：9-10.

[4] 刘丽，张帅，胡秀英. 四川省老年人护理需求及服务的调查研究[J]. 中华护理杂志，2023，58(19)：2339-2344.

[5] 席新学，李玲，曾铁英，等. 老年人未来照顾准备的研究进展与展望[J]. 中华护理杂志，2024，59(21)：2595-2601.

[6] Fowler C，Fisher C L. Attitudes toward decision making and aging，and preparation for future care needs[J]. Health Commun，2009，24(7)：619-630.

[7] Sörensen S，Missell R L，Eustice-Corwin A，et al. Perspectives on aging-related preparation[J]. Elder Policy，2021，1(2)：163-221.

[8] Walker L O，Avant K C. Strategies for theory construction in nursing[M]. 6th ed. New York：Pearson，2019：165-184.

[9] Pinquart M，Sörensen S. Psychological outcomes of preparation for future care needs[J]. J Appl Gerontol，2002，21(4)：452-470.

[10] Sörensen S，Pinquart M. Preparation for future care needs：styles of preparation used by older Eastern German，United States，and Canadian women[J]. Cross Cult Gerontol，2000，15(4)：349-381.

[11] Friedemann M L，Newman F L，Seff L R，et al. Planning for long-term care：concept，definition，and measurement[J]. Gerontologist，2004，44(4)：520-530.

[12] Sörensen S，Duberstein P R，Chapman B，et al. How are personality traits related to preparation for future care needs in older adults? [J]. Gerontol B Psychol Sci Soc Sci，2008，63(6)：P328-P336.

[13] Yun S W，Greenberg J，Maxfield M. Preparation for future care needs in middle-aged and older adults：what promotes feeling of preparedness? [J]. Am J Hosp Palliat Care，2021，38(8)：972-978.

[14] 李晴歌，胡嘉乐，郑窑文，等. 概念分析方法及在护理研究中的应用[J]. 护理学杂志，2018，33(4)：100-102.

[15] Sörensen S，Pinquart M. Vulnerability and access to resources as predictors of preparation for future care needs in the elderly[J]. J Aging Health，2000，12(3)：275-300.

[16] Zedlewski S R，McBride T D. The changing profile of

the elderly:effects on future long-term care needs and financing[J]. Milbank Q,1992,70(2):247.
[17] Ross M E, Wright M F. Long-term care for elderly individuals and methods of financing[J]. J Community Health Nurs,1998,15(2):77-89.
[18] Sörensen S, Pinquart M. Developing a measure of older adults′ preparation for future care needs[J]. Int J Aging Hum Dev,2001,53(2):137-165.
[19] Girling L M, Morgan L A. Older women discuss planning for future care needs: an explanatory framework [J]. J Aging Health,2014,26(5):724-749.
[20] Wee S L, Hu A J, Yong J, et al. Singaporeans′ perceptions of and attitudes toward long-term care services[J]. Qual Health Res,2015,25(2):218-227.
[21] Rietjens J A C, Sudore R L, Connolly M, et al. Definition and recommendations for advance care planning:an international consensus supported by the European Association for Palliative Care[J]. Lancet Oncol,2017,18(9):e543-e551.
[22] 张芹,宋述琴,李扬,等.预先护理计划准备度量表汉化及在乳腺癌患者中的信效度检验[J].护理学杂志,2024,39(22):48-51.
[23] Voumard R, Rubli Truchard E, Benaroyo L, et al. Geriatric palliative care:a view of its concept, challenges and strategies[J]. BMC Geriatr,2018,18(1):220.
[24] 成前,李月,王伟进,等.中国老年人口健康状况及其家庭照料需求预测[J].人口学刊,2024,46(5):73-89.
[25] Ouwehand C, De Ridder D T D, Bensing J M.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the use of proactive coping strategies by middle-aged and older adults[J]. Pers Individ Dif,2008,45(1):28-33.
[26] Kahana E, Kahana B, Bhatta T, et al. Racial differences in future care planning in late life[J]. Ethn Health,2020,25(4):625-637.
[27] Broyles I H, Sperber N R, Voils C I, et al. Understanding the context for long-term care planning[J]. Med Care Res Rev,2016,73(3):349-368.
[28] Rupprecht F S, Dutt A J, Wahl H W, et al. The role of personality in becoming aware of age-related changes [J]. GeroPsych(Bern),2019,32(2):57-67.
[29] 何敏.长期护理保险对老年家庭财富不平等的影响[J].经济与管理,2024,38(4):84-93.
[30] Pinquart M, Sörensen S. Factors that promote and prevent preparation for future care needs:perceptions of older Canadian, German, and U. S. women[J]. Health Care Women Int,2002,23(6-7):729-741.
[31] Lindquist L A, Ramirez-Zohfeld V, Sunkara P D, et al. PlanYourLifeSpan. org — an intervention to help seniors make choices for their fourth quarter of life:results from the randomized clinical trial[J]. Patient Educ Couns,2017,100(11):1996-2004.
[32] Sougleris C, Ranzijn R. Proactive coping in community-dwelling older Australians[J]. Int J Aging Hum Dev,2011,72(2):155-168.
[33] Aspinwall L G, Taylor S E. A Stitch in time:self-regulation and proactive coping[J]. Psychol Bull,1997,121(3):417-436.
[34] Gould O N, Dupuis-Blanchard S, Villalon L, et al. Hoping for the best or planning for the future: decision making and future care needs[J]. J Appl Gerontol,2017,36(8):953-970.
[35] Sörensen S, Hirsch J K, Lyness J M. Optimism and planning for future care needs among older adults[J]. GeroPsych(Bern),2014,27(1):5-22.
[36] Bai X, Liu C, Song Y, et al. Adaptation and validation of the Preparation for Future Care Needs Scale for Chinese older adults in Hong Kong[J]. Gerontologist,2022,62(7):e357-e368.
[37] Estebsari F, Dastoorpoor M, Khalifehkandi Z R, et al. The concept of successful aging:a review article[J]. Curr Aging Sci,2020,13(1):4-10.
[38] Ouwehand C, de Ridder D T, Bensing J M. Who can afford to look to the futu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proactive coping[J]. Eur J Public Health,2009,19(4):412-417.
[39] Sörensen S, Chapman B P, Duberstein P R, et al. Assessing future care preparation in late life: two short measures[J]. Psychol Assess,2017,29(12):1480-1495.
[40] Allen R S, Oliver J S, Eichorst M K, et al. Preparation and planning for future care in the Deep South:adapting a validated tool for cultural sensitivity[J]. Gerontologist,2019,59(6):e643-e652.

（本文编辑　赵梅珍）